

第十三回 趙懌思忤父歸杭

〔先聲漁家傲〕調

詞曰：

奸黨應生不孝子，娶妻況是無鹽比。文華不敢忤東樓，甘受氣，只得送兒歸故里。

趙懌思三日初生就蔭了錦衣衛千戶，後到十六歲成丁時，皇上又加他四品蔭官。胡彪也是十六歲未有出身，胡宗憲心中著急，適值欽命浙江全省提學道是胡宗憲進士同年，為人貪鄙性成，亦是嚴黨。胡宗憲就教胡彪回杭應試，寫了一卦密書，內夾一張銀票，計數一千兩，替他兒子買秀才，並不與胡彪知道。差了心腹家人，投了密書。

學道收了銀票，先考仁和縣。諸童進院，胡彪亦應名歸號。

學道封門出題，自子至午，諸童交卷紛紛。胡彪一字不得，出來說：“老胡子，你教我來考是把酸我擾，我何嘗會做文章。此刻弄得我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如何是好？有了，我領個出恭牌，到糞坑那邊，尋個狗洞鑽出去豈不妙哉。”胡彪走上堂來說：“童生屎到屁股門，要出恭呢。”值堂的人拿了出恭牌與他，胡彪捧著走到廁旁一望，連蜜蜂子都飛不出去。沒得法，回到堂上繳牌，領卷仍歸本號翻白眼，數屋椽。等到盡場時，交個白卷。跑出來說：“好了，有命了，升天了！”學道查到胡彪白卷，笑說：“胡年兄，你這樣兒子還要教他考，還要替他買，真個人莫知其子之惡了。但這一千兩銀子我卻捨不得退還。不如代他作文，代他寫卷，我就做個大包罷。”

次日發案，胡彪進的第一名。門斗飛報而來，說：“胡相公恭喜，你進出案首來了。”胡彪大笑說：“昨日受了一天罪，今朝做個饞門會，妙極，妙極！白卷偏能騙秀才，出恭何必苦哀哀。世間這種便宜事，惟有胡彪做得來。”招覆這場也交白卷，又是學道代做。雖然用了一千兩銀子，卻好得意而回。

自從胡彪回杭，趙懌思無人陪伴，沒頭沒腦，茶飯不思。孫氏溺愛，惟恐他弄出病來，就向趙文華說：“懌思連日毫無興趣，想是要娶妻了。何不與嚴親翁商議，擇吉完姻，以了兒女子的首尾。”趙文華本是個懼內的人，孫氏一言，奉如聖旨，即刻請媒人胡宗憲，到嚴家說親。東樓依允，定了吉期，娶嚴氏過門。

誰知嚴氏驕傲慣了的，全不知盡婦道，既丑又悍，公婆無可如何。嫁來未有一月，河東獅吼已經數次，京中無人不知。趙懌思甚不喜歡，就要娶小。屢向孫氏說，孫氏亦屢向文華說。

文華惟恐得罪新婦。新婦告訴他祖父，不但壞官，還有不測之禍。所以不准懌思納妾。

這一日，趙懌思當面與文華說要娶小，文華又不准。懌思忿然而怒，說：“嚴東樓沒有三頭六臂，你怕他我不怕他。”文華連忙捂住懌思嘴說：“小畜生，了不得！這一句話，禍必滅門。”懌思更怒說：“你罵我小畜生，你是個老畜生了。就是滅門，也要娶小。”順舉一張太師椅子，認定文華打來。若不是家人接住，文華頭要打得粉碎。

文華雖受一場惡氣，亦不敢聲張，遂與孫氏商議說：“逆子如此，京師傳說不成事體。況嚴氏媳又這等悍潑，倘他回家說我家如此光景，東樓偏聽其女之言，我們容身無地了。不若請夫人送兒媳回杭祭祖。有此名色，東樓也不好阻攔。住在杭州，嚴家耳目遠了，逆子就要娶小，惡媳就是吃醋，東樓一時不得知道。嚴氏在二、三千里之外，鞭長不及馬腹，他亦欲訴無從，庶幾可以免禍。”孫氏說：“我來京十有餘年，未曾歸里。一時想起家鄉風味，鱸魚炖菜，未免有情。今送他們回去原好，但惡媳不可一朝與居。回家保不得不吵不鬧。吵鬧起來，我就沒法了。”文華說：“夫人另住一處，不與相見，自然就免了口舌。”商議已定。

次日，請胡宗憲到嚴東樓家，說：“趙尚書要送他令郎與令愛小姐雙雙回杭祭祖，托卑職特來稟明。”東樓初猶不允，胡宗憲受了趙文華重托，說了許多奉承的話。東樓又因趙家祭祖題目大了，纔允他回。教胡宗憲回復趙家。文華差人僱了騾驢，送家眷回杭。後來釀出許多禍事，都在此一舉。